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是值得认真反思和纪念的大事。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人，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一场大战，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雄、对惨遭屠杀的无辜者的最好纪念。在对这场战争胜利的纪念中，过去的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都是非常重视的，其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水平也在其他国家之上，民众的参与程度也非常多。

今年6月24日，在俄罗斯每天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仍达7000多人（莫斯科确诊病例仍有3000多人）的情况下，俄罗斯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这一活动原计划在5月9日举行，因疫情推迟。6月24日也是个特殊的日子，1945年的这一天，苏联举行了首次胜利日阅兵，那些从前线回来的胜利者在此接受斯大林和人民的检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从亚洲到欧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其中。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中是不同的。美英法苏曾是与德国法西斯战斗的大国，但法国在开战不久便投降，在其民族记忆中并不光彩，英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后大英帝国风光不再；美国因远离本土作战，实现了战争繁荣，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物资供应者，并在战后成了世界霸主。不管二战对美英法等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国家对二战纪念的重视程度都远不如俄罗斯，为了显示盟国的团结，他们经常纪念开辟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俄罗斯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大国中最重视纪念这一胜利的国家，每年都会 在5月9日胜利日这天举行阅兵。俄罗斯如此重视这一节日，甚至疫情蔓延都挡不住他们阅兵的脚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胜利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胜利来之不易，



□ 左凤荣

自然要倍加珍惜。苏联比其他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国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41年6月22日，已经横扫西欧的德国法西斯汇聚了190个师共550万人、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190艘军舰，从北、中、南3个方向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没有防备的苏联军队遭受巨大损失。斯大林告诉苏联公民：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遇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动员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几乎整个欧洲的工业、经济和军事潜力，都在为其工作。参加致命攻击的，不仅有法西斯德国的军队，而且有德国的仆从国和很多欧洲大陆国家的军事力量。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开战仅6天德军就占领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开战仅3个星期，就有将近30个师已经不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损失了大约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仓库被毁。苏联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许多战役打得异常惨烈，也给德军造成了大量伤亡。经过4年多奋战，苏联不仅解放了自己的国家，还

一直打到柏林，解放了中东欧国家。苏联的损失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国家中也是最大的，有超过2700万人死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伤亡。苏联失去了1/7公民，英国是1/127，美国是1/320。有1710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和31850个工业企业全部或部分被毁。这样的胜利必须让世人铭记，阅兵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其次，这场战争对于苏联人来说，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胜利的意义强过俄国历史上任何战争。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后发表的首次演说中宣布：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式上的演讲中称，要让俄国历史上那些英雄的精神鼓舞人民，为完全粉碎德寇而战。斯大林把苏联卫国战争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结合起来，用民族爱国主义动员人民，苏联的胜利是全体人民取得的。当时苏联的人口大约为1.93亿，战争爆发后共动员了

2960万人。苏联在危急时刻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转移计划，整座工厂的设备、物资从欧洲地区转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苏联人民在前线和后方，在游击队里和地下，他们勇敢而团结地斗争和劳动。保住自己的土地后，他们继续战斗。把欧洲国家解放出来，结束了可怕的大屠杀悲剧，把德国人民从纳粹主义中解救出来。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的纪念比国庆节还重要。

再次，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苏联成为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增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纪念卫国战争是培养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载体。俄罗斯人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也拯救了世界。战争的胜利使苏联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东欧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因为苏联解放了这一地区。在冷战开始后，东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当今俄罗斯要巩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需要培养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

感。普京强调，把所有人连结起来的是对祖国的热爱。这种深沉的个体的感觉淋漓尽致地反映在民族的实质本体中，成为英勇忘我抗击纳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红场阅兵式除了展示军人风采和先进武器外，从2015年5月9日开始，在阅兵仪式上出现了“不朽的军团”，有50万人参加，普京总统也亲自举着自己父亲的照片加入游行队列。对此，普京表示，现在出现了一些诸如“不朽军团”等诞生于民间的新传统。这是我们感恩记忆的游行，是代际鲜活联系的游行。千百万人高举粉碎纳粹的家属肖像参加游行，他们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再也不能参加纪念胜利日的老兵，以此教育后代记住他们的功绩。俄罗斯每一次阅兵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年轻人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学习了老兵们为祖国作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精神，体验了前辈给自己带来的光荣与自豪。

此外，重视军事的光荣是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传统，阅兵展示了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意在告诫他人不要

轻易侵犯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不仅纪念卫国战争，也经常在波罗季诺纪念当年与拿破仑大军的作战。俄罗斯的父亲节也是“祖国保卫者日”，这一天是苏联红军的建军节，也是所有男人的节日。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俄罗斯的海军节，俄罗斯各主要城市及海军舰队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2019年7月笔者在圣彼得堡时恰逢海军节前夕，涅瓦河上有浮出水面的潜艇、军舰（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正在准备节日阅兵，彩旗飘飘，好一派节日景象。当今俄罗斯军队人数并不多，但俄罗斯社会对军人尊重的氛围是非常强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仍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相信红场阅兵传统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 传染病防治的国际合作

□ 曲鹏飞

在人类历史上，重大传染病的暴发不仅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与生命，还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甚至导致文明发展进程的改变。13世纪的鼠疫流行使欧洲三分之一人口丧生，撼动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15世纪的天花流行彻底摧毁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文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暴发夺走了至少2000万人的生命，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的交通工具和频繁的人员往来使传染病的传播速度空前加快，地区性的传染病疫情随时可能升级为全球性危机。传染病传播是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人类需要并肩战斗共同应对挑战。

传染病的防治是一种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一旦某种传染病被根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从中获得健康与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这种获益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1966年人类开启了消灭天花病毒的战役，处在冷战激烈对抗中的美国和苏联携手攻关，协调世界各国共同筹措资金、人员与技术，经过11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凭借疫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一举消灭了病毒，这是人类防疫史上划时代的胜利。这场战役共消耗约3亿美元，这一花费在当时是惊人的，但是根除天花的经济总收益是成本的159倍，根除天花也因此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集体投资。此外，2019年10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Ⅲ型脊灰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在此之前，人类已于2015年消灭了Ⅱ型脊灰病毒，目前仅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存有少量Ⅰ型脊灰病毒病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下，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脊髓灰质炎这一危害人类数千年、夺走无数人健康与生命的重大传染病也即将被人类彻底征服。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人类可以因消灭传染病而获得巨大的收益，但类似根除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成功案例依然屈指可数。人类研究传染病防治的历史已经超过150年，但现有资金和技术投入仍远不足以彻底遏制艾滋病、疟疾等重大传染病的蔓延。这些重大传染病在发展中国家的

传播速度尤为惊人，部分发展中国家因长期缺乏药物和必要的医疗条件，传染病疫情尤为严重，很多民众挣扎在死亡边缘。以艾滋病为例，艾滋病患者虽然遍布全球，但目前该病患者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9年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艾滋病患者3790万，其中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感染者约占感染总数的696%，世界艾滋病感染人数排名前20的国家中有19个位于该地区。斯威士兰、博茨瓦纳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有约1/4的成年人（15—59岁间）感染艾滋病毒。目前，全世界仍有47%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任何治疗。但即便如此，艾滋病已经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医疗援助最多的传染病。很多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锥虫病、麻风病、登革热等几乎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援助，世界卫生组织用“被忽视的传染病”来统称这些疾病。防治这些传染病的合作陷入困境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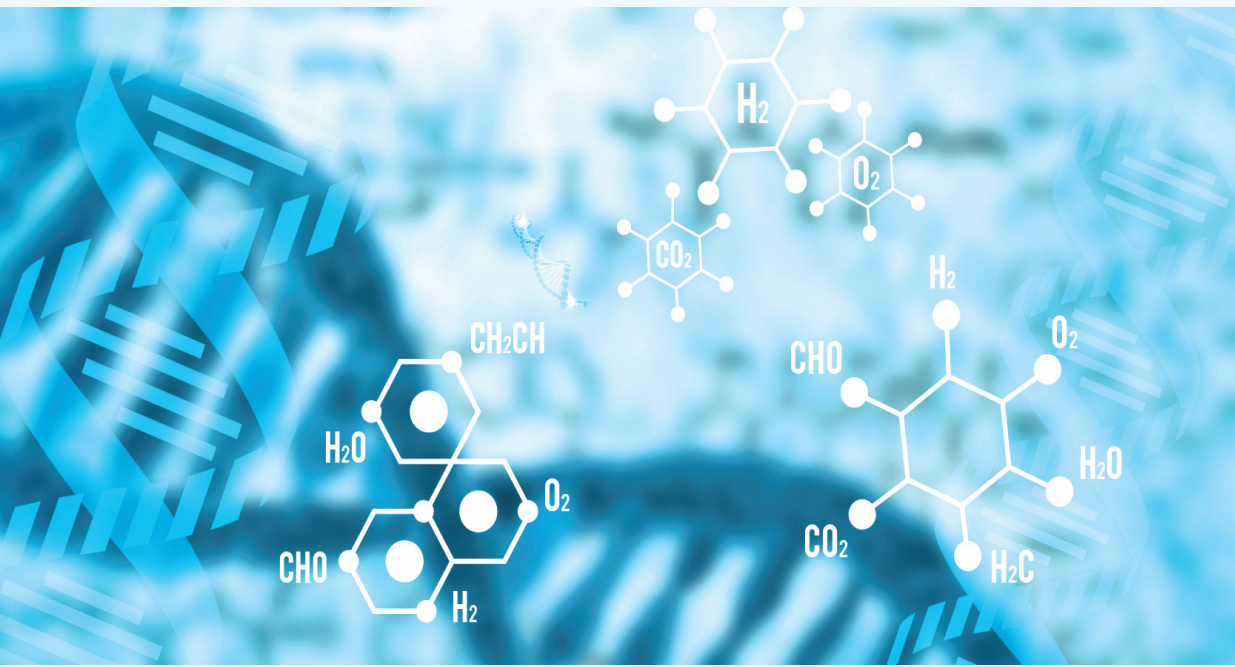
## 发达国家动力减弱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由于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人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心血管疾病、癌症、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病是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而在发展中国家，呼吸道感染、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传染病是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占到死亡总数的1/3。换句话说，当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主题变成“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时，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在为活着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检疫制度的完善，常见传染病对发达国家的威胁已基本消除。发达国家医学研究主攻的方向早已由防治传染病转向对癌症和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 治疗。在发展中国家暴发的传染病中，能真正对发达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数量极少，对这些疾病投入技术、资金和物质支持并不能给发达国家带来明显的收益，因此发达国家能力虽强，却缺乏领导人类攻克这些传染病

的动机，只有艾滋病、埃博拉、马尔堡等少数对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的疾病才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援助。

## 发展中国家能力总体欠缺

管理学有个著名的案例叫“木桶效应”，即木桶中所容纳的水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的高度。一些全球性传染病的防治需要世界各国协同努力、共担责任，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各自的防疫目标，实现对传染病的“围歼”。如果有的国家不能按期完成防疫任务，传染病病原体就始终处于传播、变异状态并不断产生耐药性，使消灭疫情的前期投入付诸东流。换句话说讲，全球性传染病的根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防疫体系中医疗水平最薄弱的国家能否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履行卫生义务，全球传染病防治水平将大打折扣。广大发展中国家医疗人才和基础设施差，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医疗健康知识，这不仅容易导致传染病的迅速扩散，还会成为很多新发传染病的突破口，成为国际传染病防治中的“最薄弱一环”。



## “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

在理想状态下，传染病防治作为一种全人类受益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筹措，各国按照自身能力的大小作出相应的贡献。但在现实情况中，如果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不作出贡献也可以从公共产品中获益，那么多数主体都会选择只分享公共产品而不提供公共产品，导致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现象。一个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越多，搭便车现象就越普遍，当一个公共产品的受益对象为全球每个国家时，搭便车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通常说来，疫情蔓延速度快、病症较严重的急性传染病更容易得到普遍重视，容易调动各国资源，而艾滋病等病程较长、传播速度相对较慢全球传染病则难以引起各国的共同重视。一方面，国际性医疗援助机构收到的传染病援助申请逐年递增，但收到的捐助却增幅缓慢甚至减少。2018年，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收到援助较上一年减少10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72亿美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被迫宣布“全球2020年抗艾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保护本国人民

健康福祉为名，对传染病防治药物执行“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即不经专利权所有者同意，由政府授权许可本国企业使用专利。这种行为在短时间内的确能降低本国传染病药物价格，提高本国公共卫生水平，从长远看却抑制了传染病药物的研发。专利药物的研发过程长、投资大，并且存在不可知性，研究一种新药的成本动辄几十亿美元，如果无法回收成本，制药公司就没有动机和能力去研发新的传染病药物。一些国家在传染病防治中的“搭便车”行为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推卸责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面对疫情，我国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同相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治措施，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帮助。国际传染病防治是充满善意的公共产品，它关乎健康、生存、安全等人类共同价值。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各国应该积极行动，从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入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治、医疗救援等方面的互利合作，共同携手打造“健康之路”。